

卑之无甚高论

□莫言

拙作《天下太平》获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十分高兴。汪先生是短篇小说大师,一篇《受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尚有诸多清规戒律时另唱别调,令人耳目一新。其后模仿者甚多,但得其神髓者甚少。盖因欲作散淡之文,应先做散淡之人,而遍观当时文坛,能具汪先生那般散淡心态者,确也寥寥无几。

汪先生的散淡当然不是故作姿态,他的散淡来自曾经沧海,来自彻悟人生,来自司空见惯。但汪先生并不是绝念红尘的老僧,他的那颗童心蓬勃跳动着,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天真和浪漫。这样一种老与嫩,动与静,山与水的融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独家气象。

有人有才而无趣,有人有趣而无才。汪先生是多才而有趣之人。有人留下文章没留下故事,有人留下故事没留下文章。汪先生是既留下很多文章,又留下很多故事的人。当然,现在流传坊间的很多汪先生的故事与许多被众口相传的名人故事一样,是不能当信史对待的,但故事编撰者的爱憎是分明的。

其实我与汪先生并没太多的交

往,见过数次,历历在目。一次是我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听汪先生讲课。讲课开始,汪先生先在黑板上写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然后从他家乡集镇上米店、炭铺、中药房大门上的对联讲起,油盐酱醋,喝酒饮茶,全是日常生活,一字没提《受戒》。课后,我追他至大门口,问和尚头上所烧戒疤的数目。他略一思索,说:“十二个。”第二次是拙作《透明的红萝卜》召开研讨会,他参加了。主持会议的冯牧先生说:“连汪先生都来了啊。”第三次是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授予拙作《丰乳肥臀》,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汪先生是评委,出席了仪式。席间,他悄悄地对我说:“你这本书太长了,我没读完。”之后在一个晚会之类的活动上,又见过一次。散会之后,他在那些履行完使命的花篮前专注地挑拣着花朵,几位女子帮他挑选。这情景鲜明地烙印在我脑海,以至于每当提起他,便想起他挑选鲜花时的神态。

拙作《天下太平》,原本是想写一个悬疑故事,里边原本有用渔网拖上来令人不快物品的情节,但考虑再三,感觉不好,便改写成现在这样子。当然

现在这样子也未必好。

谈到自己的小说,就想起汪先生写在黑板上的“卑之无甚高论”。几十年来,我一直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句话,以为汪先生只是在谦虚,今日“百度”,才知道此句还有提醒他人讲实际问题,不要空发议论的意思,而这意思,无论是对从事什么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好意思。

那天,在军艺的课堂上,汪先生讲没讲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传授给他的小说秘诀——贴着人物写——我确实记不清楚了,但经汪先生传播之后的沈先生的这句话,在我们这茬作家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吾生也晚,无缘聆听沈先生讲课,猜想中,他讲课的风格,应该与他的高足汪先生相似吧?——他们都是沉静敦厚但又内蕴灵光的人,也都是笔下滔滔但又不善言谈之人,更相似的一点,他们都“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话与教师职业并不矛盾。那些自以为开了风气,插旗招徒,啸聚江湖的人,大多是无甚建树者,而如沈先生汪先生,却是在谦虚中引领了风骚。

(本文为莫言获得“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后的书面感言)

父亲那代人

如何应对中年焦虑

□十年砍柴

“别人骑马我骑驴,回头一看还有个拖板车的。”这是我少年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尤其在喝下几杯米烧酒后。母亲闻此则不以为然,有时会抢白父亲两句,认为他这种态度消极。

现在父母皆已故去,我已到了父亲当初说这话的年龄,便理解了父亲的心境,他是用这番话来安慰自己,来应对中年焦虑。

人到中年多多少少会焦虑,在女人依附男性的传统社会里,中年焦虑更多地属于男子。我想从古到今皆是如此,这是由社会结构和人生不同阶段的特点决定的,是人生必须上的一课。

中年人如何排遣、消减焦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但事关自己的身心健康,还事关家庭的稳定。以我父亲为例,他年轻时聪明、勤奋,作为长子他摆脱祖父让他在乡间务农养家的安排,考上了中医,在一大批学徒中很快脱颖而出,被选拔到长沙进修,三十多岁就担任了县中医院的负责人。可后来他的人生似乎失败,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原来随他在县城,因为他生性傲岸,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全部下放到老家农村,他为了就近照顾家庭,申请调到公社卫生院做院长。当年在县城业务水准不如他的朋友、下属不少混得风生水起,有一位后来官至县卫生局局长,成了其顶头上司。而农村分田到户,他在农忙时必须回家耕田插秧,过着和农民一样的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内心肯定很郁闷忧伤,但是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这种情绪不能影响到孩子。总得想办法对付内心那日日如潮水般涌来的焦虑,应对这种焦虑他无非两种办法:一是安慰自己,不要和混得很好的人攀比,所谓人比人,气死人。他曾对我说自己好歹是个国家干部,领一份工资,能供你们兄弟姐妹读书,比你爷爷强,比家族的大多数伯、叔强。二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他相信前人强不如后人强,自己过得清苦,不如那些老朋友得意,只要儿女努力上进,比那些朋友的儿女有出息,那么他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传统社会的中年人应对焦虑无非像我父亲那样,认命的前提下,好好做事,抚养儿女,尽到人生的责任。时光就一点点冲刷掉焦虑感,直到儿女长大而自己垂垂老矣。

眼下中年焦虑成了一个很火的社会话题,被同龄人抛弃的挫败感在网络上弥漫。中年焦虑,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代代皆曾有过。只是在传统社会里,信息传播不发达,人与人比较的范围窄,纵向和父亲、祖父比,横向和熟人比。所以人们的嫉妒往往只针对熟悉的人,譬如同村的叔伯兄弟,原来他不如我,后来发财了衣锦还乡盖了大宅子,自己就觉得惨。

比较,本来是在同一个圈层里进行的,但互联网将世界连为一体,舆论场被无限扩大,原来一个个小圈层也被放大,于是产生了陌生人之间的比较,中年的焦虑便成为一个滚雪球的话题,越滚越大裹挟众多的人,传染性很强。

当然不能这样比,正如买彩票的人不能只看到那几个中大奖的,应该看到大多数人买了多年彩票一无所获。再说富人也有富人的烦恼呀,看到扎克伯格在议会过堂被参议员盘问的那一幕,我觉得他内心也应该是很焦虑的。

既然人生的焦虑无可避免,我们就只能自己去化解,不要和少数的成功者相比来加大焦虑,应该学会安慰自己——只要自己不抛弃自己,何必在意那些高官厚禄或富可敌国的同龄人?

(转自《南都周刊》)

奢侈品模特为何冷冰冰

□岑嵘

本地有家电视台,主要放些家长里短的生活类节目,一会儿教你做个菜,一会儿又是调解邻里纠纷。然而就这个电视频道,有时居然能看到一些奢侈品广告。

显然,那些想买百达翡丽手表或者劳斯莱斯汽车的目标人群,肯定没有坐在电视机前,他们可没时间看电视,更不要说看这样一些婆婆妈妈的节目了,他们的休闲时间花在了和商业伙伴在高尔夫球场或者出海的游艇上,而不是电视机前。那为什么这些奢侈品会选择这样一个频道投放广告呢?

杰弗里·米勒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心理学教授,他的相关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回答这个问题。

假如你想买一辆最新款的奔驰车,电视广告上那个男人驾驶着这辆车,像是在驾驶战斗机。你如果买了这辆车,或许会相信这将增添男子气概,也可能你压根儿不信这些(不就是辆车吗),但是你能确信一点,很多电视观众相信驾驶它会很有男人味。

杰弗里·米勒说:大牌奢侈品把广告投放到了普通电视台,而不是高尔夫杂志或经理人杂志,目的就在这里。所有的广告在实质上两类观众,因

类是潜在的商品购买者,而另一类则是潜在的商品观察者。那些商品观察者认为,这些奢侈品的主人拥有各种各样广告上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而商品越是昂贵稀有,观察者就会越多。因



此,把奢侈品广告投放到这些大众电视节目上去,它们的广告目标人群不是潜在的购买者,而是潜在的崇拜者,诱使他们尊敬和羡慕那些买得起这些奢侈品的极少数人。

通常说来,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愉悦性产品,即便没人知道我们

拥有它们,但还是能激活我们的愉悦开关,带给我们满足感;另一类则是地位型产品(如路易·威登、爱马仕),展现我们想要的特质,当别人看到我们拥有它们时,可以给我们“地位”的东西。

我们的祖先没有地位性商品,只有磨制过的石块和兽皮,但是我们这种天性却是从他们这里继承来的,也就是说人们从远古时期就充满了对追求地位和引人注目的渴望和偏好,这种偏好能帮我们赢得尊重、食物和配偶,是我们得以繁衍的关键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通常在奢侈品广告中,总能看到那些模特一脸冷冰冰爱理不理的样子,他们绝不会亲切可人或热情洋溢,同时,这些广告也不会标出价格做出一副“快来买我吧”的样子,它们通常有一种傲慢的态度。

之所以这样,其目的就是奢侈品生产商为了让能够买得起这些商品的消费者放心:那些买不起这些奢侈品的普通人能够辨认出这些品牌,并且对其表现出尊敬。一旦你像模特一样展现出这些奢侈品,你就可以傲慢地看着他人,而其他人们则会在你面前相形见绌。

(转自《深圳商报》)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毛尖

活了半辈子,我的最爱,很多朋友以为是影视剧,其实不是,是游戏。凭着游戏,我赢得过我儿子和不少年轻朋友的尊敬。但在视力老花的年龄还加深了近视度数,我下定决心弃绝游戏。

最后是《德雷尔一家》帮了我。《德雷尔一家》是ITV接棒《唐顿庄园》的剧集,从2016年开始,在荒漠的人心上跑马圈地,拯救过无数对生活长吁短叹的观众,三年三季,一直以头号治愈剧集享誉全球,但我要说的不是此剧的治愈功能。对于我们这种国产剧的强迫性观众,我把此剧视为一个创作标杆,意思是,等到我们也有自己的《德雷尔一家》,中国电视剧可以视为进入成熟期。

《德雷尔一家》改编自著名动物学家德雷尔的自传《希腊三部曲》,被多次翻拍过,ITV新版对自传作了比较大的改动,比如剧中最重要的母亲形

象,就比原著要奔放活泼很多,基本从英国人格变成了希腊人设。贫穷寡居的德雷尔太太,带着四个真正的熊孩子,从英国到希腊科孚岛谋生,电视剧就是讲他们如何在异邦生存下来。

用套路,这样的一部谋生剧,一半励志一半催泪就可以进入排行榜,但是,ITV摧毁了所有的套路。下毒的不是情敌,只是食物的日常变质,小孩的告密也没有引发任何后果。《德雷尔一家》完全用散文的日常展开,地中海太阳照耀富人也照耀穷人,一穷二白的人生也欢声笑语,大儿子看老妈火气大,领了一个狼藉猥琐的老船员回家,试图平息老妈的荷尔蒙;枪械爱好者二儿子,同时有了三个女朋友,因为他要补偿自己多年空巢;大女儿为自己的青春痘烦恼,听信灵媒卷心菜可以除痘,几乎用光家里蔬菜;小儿子,也就是原著作者,离开阴郁的英国来到动

物天堂,终于可以不用上学只跟动物说话。一集一节课时间,散淡随笔结构,四个孩子,都在脑洞大开的青春期,而此剧的方法论是,所有人事平分剧集岁月,这些,都是科孚岛的平常日子。

每次,看ITV用三五分钟时间解决我们用三十集五十集才能搞定的人生大事,我就打心眼儿觉得,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电视剧也能够云淡风轻地面对这些屏幕大事,也就可以告别那些无事生非的青春剧,借叶芝的诗,“阳光下抖掉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天不荒地不老,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大过粮食和酒。人生的真理,总有一天,也会被我们掌握吧。而对于我,放弃陪伴我走过整个青春的游戏,也真的算是一次“枯萎”的壮举。

(转自《文汇报》)